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蜀志卷一至

三至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騰錄貢生臣阮增榮

欽定四庫全書

蜀志卷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二牧

劉焉

子璋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漢魯恭王之後商章帝元

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家焉焉少仕州郡以宗室拜中郎

後以師祝公喪去官

無名之輩祝公司徒祝恬也

居陽城山積學教

授舉賢良方正辟司徒府歷雒陽令冀州刺史南陽太
守宗正太常馬觀靈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議言
刺史太守貨賂為官割剝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清名重
臣以為牧伯鎮安方夏馬內求交趾牧欲避世難議未
即行侍中廣漢董扶私謂馬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
天子氣焉聞扶言意更在益州會益州刺史卻儉賦歛
煩擾謠言遠聞儉卻正祖也而并州殺刺史張益梁州殺刺
史耿鄙焉謀得施出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封陽城侯

當收儉治罪

續漢書曰是時用劉虞為幽州劉焉為益州劉表為荊州賈琮為冀州虞等皆海內

清名之士或從列卿尚書以選為收伯各以本秩居任
舊典傳車叅駕施赤為帷裳臣松之案靈帝崩後義軍
起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叡然後劉表為荊州不與焉同
時也漢靈帝紀曰帝引見馬宣示方畧加以賞賜勅焉
為益州刺史前刺史劉雋卻儉皆貪殘放溢取受狼籍
元元無聊呼嗟充野馬到便收攝行法以示萬姓勿令
漏露使癰疽決潰為國生梗焉受扶亦求為蜀郡西部
命而行以道路不通住荊州東界

屬國都尉及太倉令會巴西趙韙棄官俱隨焉

陳壽益部耆舊

傳曰董扶字茂安少從師學兼通數經善歐陽尚書又
事聘士楊厚究極圖讖遂至京師遊覽太學還家講授
子弟自遠而來永康元年日有蝕之詔舉賢良方正之
士策問得失左馮翊趙謙等舉扶扶以病不詣遙於長

安上封事遂稱疾篤歸家前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不就名稱尤重大將軍何進表薦扶曰資游夏之德述孔氏之風內懷焦董消復之術方今并涼騷擾西戎蠢叛宜勅公車特詔待以異禮諮謀奇策於是靈帝徵扶即拜侍中在朝稱為儒宗甚見器重求為蜀郡屬國都尉扶出一歲而靈帝崩天下大亂後去官年八十二卒于家始扶發辭抗論蓋部少雙故號曰致止言人莫能當所至而談止也後丞相諸葛亮問秦宓以扶所長宓曰董扶褒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

是時涼州逆賊馬相趙

祇等於綿竹縣自號黃巾合聚疾疫之民一二日中得

數千人先殺綿竹令李升吏民翕集合萬餘人便前破

雒縣攻益州殺儉又到蜀郡捷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

相自稱天子衆以萬數州從事賈龍素領兵數百人在
捷為東界攝歛吏民得千餘人攻相等數日破走州界
清靜龍乃選吏卒迎焉馬徙治綿竹撫納離叛務行寬
惠陰圖異計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來馬家
故馬遣魯為督義司馬住漢中斷絕谷閣殺害漢使馬
上書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又託他事殺州中豪強王
咸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刑

益部耆舊雜記曰李權字伯豫為臨邛長子福見捷

為楊戲
輔臣贊

捷為太守任岐及賈龍由此反攻焉馬擊殺岐

龍

英雄記曰劉馬起兵不與天下討董卓保州自守隄為太守任岐自稱將軍與從事陳超舉兵擊馬

破之董卓使司徒趙謙將兵向州說校尉賈龍使引兵還擊馬馬出青羌與戰故能破殺岐龍等皆蜀郡人

馬意漸盛造作乘輿車具千餘乘荊州牧劉表表上馬

有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時馬子範為左中郎將

誕治書御史璋為奉車都尉皆從獻帝在長安

英雄記曰範聞

父馬為益州牧董卓所徵發皆不至收範兄弟三人鑠械於郿塢為陰獄以繫之

惟小子別部

司馬瑁素隨馬獻帝使璋曉諭馬馬留璋不遣

典畧曰時璋為

奉車都尉在京師馬託疾召璋璋自表省馬馬遂留璋不還

時征西將軍馬騰屯郿

而反焉及範與騰通謀引兵襲長安範謀泄奔槐里騰

敗退還涼州範應時見殺於是收誕行刑

英雄記曰範從長安亡之

馬騰營從馬求兵焉使校尉孫聲將兵往助之敗於長安

議即河南龐羲與焉通家

乃募將焉諸孫入蜀時焉被天火燒城車具蕩盡延及

民家焉徙治成都既痛其子又感祆災興平元年癰疽

發背而卒州大吏趙韞等貪璋溫仁共上璋為益州刺

史詔書因以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以韞為征東中郎

將率眾擊劉表

英雄記曰焉死子璋代為刺史會長安拜潁川扈瑁為刺史入漢中荊州別駕

劉闔璋將沈彌妻發甘寧反擊璋不勝走入
荆州璋使趙曠進攻荆州屯胸臆如報反下

璋字季玉既龍衣馬位而張魯稍驕恣不承順璋璋殺魯

母及弟遂為讐敵璋累遣龐羲等攻魯所破魯部曲多

在巴西故以羲為巴西太守領兵禦魯

英雄記曰龐羲與璋有舊又免

璋諸子於難故璋厚德羲以羲為巴西太守遂專權勢

後羲與璋情好攜隙趙曠

稱兵內向眾散見殺皆由璋明斷少而外言入故也

英雄

記曰先是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收以為兵名曰東州兵璋性寬柔無威畧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闕益州頗怨趙曠素得人心璋委任之曠因民怨謀叛乃厚賂荆州請和陰結州中大姓與俱起兵

還擊璋蜀郡廣漢犍為皆應。璋馳入成都，城守東州人畏威，咸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戰，遂破反者。進攻，於江州，將龐樂李異反，殺璋軍，斬璋。漢獻帝春秋曰：漢朝聞益州亂，遣五官中郎將牛璽為益州刺史，徵璋為卿。璋聞曹公征荊州已定，漢中遣河內陰溥致敬於

曹公，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瑁狂疾物故。

臣松之案

魏臺訪物故之義，高堂隆荅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也。

璋復遣別駕從

事蜀郡張肅，送叟兵三百人，并雜御物於曹公。曹公拜

肅為廣漢太守。璋復遣別駕張松詣曹公。曹公時已定

荊州，走先主，不復存錄。松松以此怨會曹公，軍不利於

赤壁兼以疫死松還疵毀曹公勸璋自絕

漢晉春秋曰張松見曹公

曹公方自矜伐不存錄松歸乃勸璋自絕習鑿齒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哉是以君子勞謙日昃慮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謙勢尊而守之以卑情近於物故雖貴而人不厭其重德洽羣生故業廣而天下愈欣其慶夫然故能有其富貴保其功業隆顯當時傳福百世何驕矜之有哉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

因說璋曰

劉豫州使君之肺腑可與交通璋皆然之遣法正連好

先主尋又令正及孟達送兵數千助先主守禦正遂還

後松復說璋曰今州中諸將龐義李異等皆恃功驕豪

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又從之遣法正請先主璋主簿黃權陳其利害從事廣漢王累自倒縣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勅在所

供奉先主先主入境如歸先主至江州北由墊江水

音墊

徒協反

詣涪

音浮

去成都三千六十里是歲建安十六年也

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曜日往就與會先主所將將士更相之適歡飲百餘日璋資給先主使討

張魯然後分別

吳書曰璋以米二十萬斛騎千匹車千乘繒絮錦帛以資送劉備

明年

先主至葭萌還兵南向所在皆克十九年進圍成都數十日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二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下淚遂遷璋于南郡公安盡歸其財物及故佩振威將軍印綬孫權殺關羽取荊州以璋為益州牧駐秭歸璋卒南中豪率雍闓據益州反附於吳權復以璋子闡為益州刺史處交益界首丞相諸葛亮平南土闡還

吳為御史中丞

吳書曰闡一名緯為人恭恪輕財愛義有仁讓之風後疾終于家

初璋

長子循妻龐義女也先主定蜀義為左將軍司馬璋時從義啟留循先主以為奉車中郎將是以璋二子之後

分在吳蜀

評曰昔魏豹聞許負之言則納薄姬於室

孔衍漢魏春秋曰許負河

內溫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為明雌亭侯臣松之以為今東人呼母為負行以許負為婦人如為有似然漢高祖時封皆列侯未有鄉亭之爵疑此封為不然

劉歆見圖讖之文則名字改易

終於不免其身而慶鍾二主此則神明不可虛要天命

不可妄冀必然之驗也而劉焉聞董扶之辭則心存益
土聽相者之言則求婚吳氏遽造輿服圖竊神器其惑
甚矣璋才非人雄而據土亂世負乘致寇自然之理其

見奪取非不幸也

張璠曰劉璋愚弱而守善言斯亦宋
襄公徐偃王之徒未為無道之主也

張松法正雖君臣之義不正然固已委名附質進不顯
陳事勢若韓嵩劉光之說劉表退不告絕奔亡若陳平
韓信之去項羽而兩端攜
貳為謀不忠罪之次也

蜀志卷一

蜀志卷一考證

二牧○何焯曰二牧不從董袁羣雄之例而列蜀志首
非夷昭烈於割據也王者之興先有驅除評曰慶鍾
二主即以漢家故事明統緒所歸天祚真主即二牧
猶不得以妄干耳其文則若霸國之書其義莫非天
子之事遺臣故主之思淵矣哉臣清植案馬璋以枝
葉之親而陰懷攘竊之志漢帝既嘗收戮其二子則
亦與於叛亂之數者也蜀志之首二牧所以明先主

之取益於義為可又將以董扶所謂益州分野有天
子氣者為季興受命之符臣焯之論確矣而未盡也

劉焉劉焉字君郎○一本作君朗

以宗室拜中郎○後漢書作郎中

而并州殺刺史張益梁州殺刺史耿鄙○張益宋本作
張壹後漢書作張懿梁州後漢書作涼州

及太倉令會巴西趙韙棄官俱隨焉○會字疑衍

注子弟自遠而來○元本作弟子自遠而至

合聚疾疫之民○疾疫宋本作疲役

吏民翕集○監本訛作翕習今改正

州從事賈龍素領兵數百人在犍為東界○領兵華陽

國志作領家兵

龍乃選吏卒迎焉馬徙治縣竹○何焯曰東漢益州刺

史治雒縣焉以郤儉被殺故徙治縣竹縣竹西漢都

尉所治也

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後漢書少容作姿色何

焯曰所謂少容蓋能久視之意范欲醜之甚其辭耳
皆從獻帝在長安注鑠械於郿塢為陰獄以繫之○繫
監本訛作擊今改正

劉璋璋累遣龐義等攻魯所破○通鑑攻魯下多數為
二字

由墊江水詣涪去成都三千六十里○臣明楷按鄧艾

傳云徑漢德陽亭趣涪出劔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
餘里此云涪至成都三千餘里似不應如此之遠三

千或三百之訛也

蜀志卷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蜀志卷二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先主

劉備

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

金失侯因家焉

典畧曰備本臨邑侯枝屬也

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

郡雄舉孝廉官至東郡范令先主少孤與母販履織席
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

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謂當出貴人

漢晉春秋

曰涿人李定云此家必出貴人

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

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語滅吾
門也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
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常資給先主與
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邪起曰吾宗中

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深與先主相友瓚年長先主以
兄事之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身長七
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
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蘓
雙等貲累千金販馬周旋於涿郡見而異之乃多與之
金財先主由是得用合徒衆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
義兵先主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

尉

典畧曰平原劉子平和備有武勇時張純反叛青州
被詔遣從事將兵討純過平原子平薦備于從事遂

與相隨遇賊於野備中劄陽死賊去後故人督郵以公

事到縣先主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繫其

頸著馬柳

五 葵 反

棄官亡命

典畧曰其後州郡被詔書其有軍功為長吏者當沙汰之

備疑在遣中督郵至縣當遣備備素知之聞督郵在傳舍備欲求見督郵督郵稱疾不肯見備備恨之因還治將吏卒更詣傳舍突入門言我被府君密教收督郵遂就牀縛之將出到界自解其綬以繫督郵頸縛之著樹鞭杖百餘下欲殺之督郵求哀乃釋去之頃之大將軍何進遣都尉毋丘毅

詣丹陽募兵先主與俱行至下邳遇賊力戰有功除為

下密丞復去官後為高唐尉遷為令

英雄記云靈帝末年備嘗在京師復

與曹公俱還沛國募召合眾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備亦起軍從討董卓

為賊所破往奔中

郎將公孫瓚表為別部司馬使為青州刺史田楷以拒冀州牧袁紹數有戰功試守平原令後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先主恥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

而去其得人心如此

魏書曰劉平結客刺備備不知而待客甚厚客以狀語之而去是時

人民飢饉屯聚鈔暴備外禦寇難內豐財施士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無所簡擇眾多歸焉

袁

紹攻公孫瓚先主與田楷東屯齊曹公征徐州徐州牧陶謙遣使告急於田楷楷與先主俱救之時先主自有

兵千餘人及幽州烏丸雜胡騎又畧得飢民數千人既到謙以丹陽兵四千益先主先主遂去指歸謙謙表先主為豫州刺史屯小沛謙病篤謂別駕麋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死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當下邳陳登謂先主曰今漢室陵遲海內傾覆立功立事在於今日彼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州事先主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君可以州與之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

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於竹帛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先主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

追先主遂領徐州

獻帝春秋曰陳登等遣使詣袁紹曰天降災殄禍臻鄙州州將殂殞生民

無主恐懼姦雄一旦承隙以貽盟主日昃之憂輒共奉故平原相劉備府君以為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歸方今寇難縱橫不遑釋甲謹遣下吏奔告于執事紹荅曰劉玄德弘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之誠副所望也袁

術來攻先主先主拒之於盱眙淮陰曹公表先主為鎮

東將軍封宜城亭侯是歲建安元年也先主與術相持

經月呂布乘虛襲下邳下邳守將曹豹反間迎布布虜

先主妻子先主轉軍海西

英雄記曰備留張飛守下邳引兵與袁術戰於淮陰石亭

更有勝負陶謙故將曹豹在下邳張飛欲殺之豹眾堅營自守使人招呂布布取下邳張飛敗走備聞之引兵

還北至下邳兵潰收散卒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

楊奉韓暹寇徐揚間先主邀

擊盡斬之先主求和於呂布布還其妻子先主遣關羽

守下邳先主還小沛

英雄記曰備軍在廣陵飢餓困敗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窮餓侵逼欲

還小沛遂使吏請降布布令備還州并勢擊術具刺史車馬童僕發遣備妻子却曲家屬於泗水上祖道相樂

魏書曰諸將謂布曰備數反覆難養宜早圖之布不聽以狀語備備心不安而求自託使人說布求屯小沛布乃遣復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先主先主

敗走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為豫州牧將至沛收散卒給其軍糧益與兵使東擊布布遣高順攻之曹公遣夏侯惇往不能救為順所敗復虜先主妻子送布曹公自

出東征

英雄記曰建安三年春布使人齎金欲詣河內買馬為備兵所鈔布由是遣中郎將高順北地

太守張遼等攻備九月遂破沛城備單身走獲其妻息十月曹公自征布備於梁國界中與曹公相遇遂隨公

俱東

征 助先主圍布於下邳生禽布先主復得妻子從曹

公還許表先主為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袁術欲經徐州北就袁紹曹公遣先主督朱靈路招要擊術未至術病死先主未出時獻帝舅車騎將軍董

承

臣松之案董承漢靈帝母董太后之姪於獻帝為大人蓋古無大人之名故謂之舅也

辭受帝

衣帶中密詔當誅曹公先主未發是時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

先主方食失匕箸

華陽國志云于時正常雷震備因謂操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

也一震之威乃可至於此也

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

王子服等同謀會見使未發事覺承等皆伏誅

獻帝起居注曰

承等與備謀未發而備出承謂服曰郭多有數百兵壞李惟數萬人但足下與吾同不耳昔呂不韋之門須子楚而後高今吾與子由是也服曰惶懼不敢當且兵又少承曰舉事訖得曹公成兵顧不足邪服曰今京師豈有所任乎承曰長水校尉种輯議郎吳碩是吾腹心辦事者遂定計

先主據下邳靈等還

先主乃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邳而身還小沛

胡冲吳歷曰曹公數遣親近宓覘諸將有賓客酒食者輒因事害之備時閉門將人種蕪菁曹公使人闚門既去備謂張飛關羽曰吾豈種菜者乎曹公必有疑意不可復留其夜開後棚與飛等輕騎俱去所得賜遺衣服悉封留之乃往小沛收合兵眾臣松之案魏武帝遣先主統諸將要擊袁術郭嘉等並諫魏武不從其事顯然

非因種菜遁逃而去如胡
冲所云何乖僻之甚乎

東海昌霸反郡縣多叛曹公

為先主眾數萬人遣孫乾與袁紹連和曹公遣劉岱王

忠擊之不克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先主敗績

魏書曰是時公方有

急於官渡乃分留諸將屯官渡自勒精兵征備備初謂
公與大敵連不得東而候騎卒至言曹公自來備大驚
然猶未信自將數十騎出望
公軍見麾旌便棄眾而走
曹公盡收其眾虜先主妻

子并禽關羽以歸先主走青州青州刺史袁譚先主故

茂才也將步騎迎先主先主隨譚到平原譚馳使白紹

紹遣將道路奉迎身去鄴二百里與先主相見

魏書曰備歸紹

紹父子傾
心敬重

駐月餘日所死亡士卒稍稍來集曹公與袁

紹相拒於官渡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公應紹遣先
主將兵與辟等畧許下關羽亡歸先主曹公遣曹仁將
兵擊先主先主還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荊州救
劉表紹遣先主將本兵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衆數
千人曹公遣蔡陽擊之為先主所殺曹公既破紹自南
擊先主先主遣糜竺孫乾與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
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荊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

多表疑其心陰禦之

九州春秋曰備住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見鞞裏肉生慨然流

涕還坐表怪問備備曰吾常身不離鞍鞞肉皆消今不復騎鞞裏肉生日月若馳老将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世語曰備屯樊城劉表禮馬憚其為人不甚信用曾請備宴會蒯越蔡瑁欲因會取備備覺之偽如廁潛遁出所乘馬名的盧騎的盧走陞襄陽城西檀溪水中心溺不得出備急曰的盧今日厄矣可努力的盧一踊三文遂得過乘桴渡河中流而追者至以表意謝之曰何去之速乎孫盛曰此不然之言備時羈旅客主勢殊若

有此變豈敢晏然終表之世而無釁故乎此皆世俗妄說非事實也

使拒夏侯惇于禁等

於博望久之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偽遁惇等追之

為伏兵所破

十二年曹公北征烏丸先主說表嚴許表不能用

漢普春秋

曰曹公自柳城還表謂俗曰不用君言故為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

曹公南征表會表卒

英雄記曰表病上備領荊州刺

史魏書曰表病篤託國於備願謂曰我兒不才而諸將並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攝荊州備曰諸子自賢君其憂病或勸備宜從表言備曰此人待我厚今從其言人必以我為薄所不忍也臣松之以為表夫妻素愛琮捨適立庶情既久定無緣臨終舉

子琮代立遣使請降先主

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聞之遂將其眾去過襄陽

諸葛亮說先主攻琮荊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

孔衍漢魏

春秋曰劉琮乞降不敢告備備亦不知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宗忠詣備宣旨是時曹公在宛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袖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忿亦恥大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遣忠去乃呼部曲議或勸備劫將琮及荊州吏士徑南到江陵備荅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

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

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先主

典畧曰備過辭表墓遂泣涕而去

比到當

陽衆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濟大

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習鑿齒曰先主雖顛沛險難而

信義愈明勢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觀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投醪撫寒含蓼問疾而已哉其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曹公以江陵有軍實恐先

主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先主已過曹公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曹公大獲其人眾輜重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眾萬餘人與俱到夏口先主遣

諸葛亮自結於孫權

江表傳曰孫權遣魯肅弔劉表二子拜令與備相結肅未至而曹公

已濟漢津肅故進前與備相遇於當陽因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

蒼梧太守吳臣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

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使自結于東崇連和之好共濟世業而云欲投吳臣臣是凡人偏在遠郡行

將為人所併豈足托乎備大喜進住鄂權遣周瑜程普縣即遣諸葛亮隨肅詣孫權結同誓盟

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

江表傳曰備從魯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諸葛亮詣吳未

還備聞曹公軍下恐懼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曰何以知之非青徐軍邪吏對

曰以船知之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僕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謂關羽張飛曰彼欲致我我

今自結託於東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乘單舸往見
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
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
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故可別過
之又孔明已俱來不過三日也備雖深愧異瑜而
心未許之能必破北軍也故差池在後將二千人與羽
飛俱未有係瑜蓋為進退之計也孫盛曰劉備雄才處
必亡之地告急於吳而獲奔助無緣復顧望江渚而懷
後計江表傳之言當是吳人欲專美之辭

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
船先主與吳軍水陸並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

死曹公引歸

江表傳曰周瑜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
給備備別立營於油江口改名為公安劉

表更士見堤北軍多叛來投備備以瑜所
給地少不足以安民後從權借荊州數郡
先主表琦為

荊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

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

三輔決錄注曰金旋字元機京兆人

歷位黃門郎漢陽太守徵拜議郎遷中郎將領武陵太守為備所攻劫死子偉事見魏武本紀

廬江雷

緒率部曲數萬口稽顙琦病死羣下推先主為荊州牧

治公安

江表傳曰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

權稍畏之進妹固好先主至

京見權綢繆恩紀

山陽公載記曰備還謂左右曰孫車騎長上短下其難為下吾不可以再

見之乃晝夜兼行臣松之案魏書載劉備與孫權語與蜀志述諸葛亮與權語正同劉備未破魏軍之前尚未

與孫權相見不得有權遣使云欲共取蜀或以為宜報此說故知蜀志為是

聽許吳終不能越荆有蜀蜀地可為已有荆州主簿殷
觀進曰若為吳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為吳所乘即事去
矣今但可然贊其伐蜀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與動吳
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如此進退之計可以收吳蜀之

利先主從之權果輟計遷觀為別駕從事

獻帝春秋曰
孫權欲與備

共取蜀遣使報備曰米賊張魯據王巴漢為曹操耳目
規圖益州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則荆州危矣
今欲先攻取璋進討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十
操無所憂也備欲自圍蜀拒荅不聽曰益州民富疆土
地險阻劉璋雖弱足以自守張魯虛偽未必盡忠於操
今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

此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事也曹操雖有無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議者見操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志也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于吳會何肯守此坐須老乎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於操使敵承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住涪陵權知備意因召瑜還

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遙聞曹公將遣鍾繇等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別駕從事蜀郡張松說璋曰曹公兵彊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者乎璋曰吾固憂之而未有計松曰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

曹公之深讐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疆曹公雖來無能為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

先主前後賂遺以巨億計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

吳書曰備

前見張松後得法正皆厚以恩意接納盡其殷懃之歡因問蜀中濶狹兵器府庫人馬衆寡及諸要害道里遠近松等具言之又畫地圖山川處所由是盡知益州虛實也先主留諸葛亮關羽等

據荊州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至涪璋自出迎相見甚歡張松令法正白先主及謀臣龐統進說便可於會所罷璋先主曰此大事也不可倉猝璋推先主行大司馬

領司隸校尉先主亦推璋持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璋
增先主兵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先主并軍三萬餘
人車甲器械資債甚盛是歲璋還成都先主北到葭萌
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明年曹公征孫權權呼
先主自救先主遣使告璋曰曹公征吳吳憂危急孫氏
與孤本為唇齒又樂進在青泥與關羽相拒今不往救
羽進必大克轉侵州界其憂有甚於魯魯自守之賊不
足慮也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

千其餘皆給半

魏書曰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為益州征強敵師徒勤瘁不違寧居今積帑藏之

財而恠於賞功望士大夫為出死力戰其可得乎

張松書與先主及法正曰今

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

已白璋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嫌隙始構矣

益部耆舊雜記曰張

肅有威儀容貌甚偉松為人短小放蕩不治節操然識達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曹公曹公不甚禮松主簿楊脩深器之白公辟松公不納脩以公所撰兵書示松松宴飲之間一看便闇誦脩以此益奇之璋勅關

戍諸將文書勿復關通先主先主大怒召璋白水軍督

楊懷責以無禮斬之乃使黃忠卓膺勒兵向璋先主徑

至關中質諸將并士卒妻子引兵與忠膺等進到涪據

其城璋遣劉瓚冷苞張任鄧賢等拒先主於涪

益部耆舊雜記

曰張任蜀郡人家世寒門少皆破敗退保綿竹璋復遣

有膽勇有志節仕州為從事

李嚴督綿竹諸軍嚴率眾降先主先主軍益強分遣諸

將平下屬縣諸葛亮張飛趙雲等將兵泝流定白帝江

州江陽惟關羽留鎮荊州先主進軍圍雒時璋子循守

城被攻且一年

十九年夏雒城破

益部耆舊雜記曰劉璋遣張任劉瓚率精兵拒捍先主於涪為先主所破

退與璋子循守雒城任勒兵出於雁橋戰復敗禽任先
主聞任之忠勇令軍降之任厲聲曰老臣終不復事二
主矣乃殺之

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

傅子曰初劉備
髡蜀丞相掾趙

先主歎息焉
戰曰劉備其不濟乎拙於用兵每戰必敗奔亡不暇何
以圖人蜀雖小區險固四塞獨守之國難卒并也徵士
傳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
正而有謀而為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
而為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畧三傑佐之何
為不濟也典畧曰趙戩字叔茂京兆長陵人也質而好
學言稱詩書愛恤於人不論踈密辟公府入為尚書選
部郎董卓欲以所私並充臺閣戩拒不聽卓怒召戩欲
殺之觀者皆為戩懼而戩自若及見卓引辭正色陳說
是非卓雖凶戾屈而謝之遷平陵令故將王允被害莫
敢近者戩弃官收斂之三輔亂戩客荊州劉表以為賓
客曹公平荊州執戩手曰何相見之晚也遂辟為掾後

為五官將司馬相國鍾
繇長史年六十餘卒

蜀中殷盛豐樂先主置酒大饗

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先主復領益
州牧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為爪
牙許靖糜竺簡雍為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
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羸又璋之所
排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
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

二十年孫權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報欲得荊州先主

言須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權忿之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先主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是歲曹公定漢中張魯遁走巴西先主聞之與權連和分荊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引軍還江州遣黃權將兵迎張魯張魯已降曹公曹公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數數犯暴巴界先主令張飛進兵宕渠與郃等戰於瓦口破郃等收兵還南鄭先主亦還成都

二十三年先主率諸將進兵漢中分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成都皆為曹公軍所沒先主次於陽平關與淵邵等相拒

二十四年春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斬淵邵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趙顥等曹公自長安舉衆南征先主遙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歛衆拒險終不交鋒積月

不拔亡者日多夏曹公果引軍還先主遂有漢中遣劉封孟達李平等攻申耽於上庸秋羣下上先主為漢中王表於漢帝曰平西將軍都亭侯臣馬超左將軍領長

史鎮軍將軍臣許靖營司馬臣龐羲議曹役事中郎軍

議中郎將臣射拔

三輔決錄注曰拔字大雄扶風人也其先本姓謝與北地諸謝同族始祖

謝服為將軍出征天子以謝服非令名改為射子孫氏馬兄堅字文固少有美名辟公府為黃門侍郎獻帝之初三輔饑亂堅去官與弟拔南入蜀依劉璋璋以堅為長史劉備代璋以堅為廣漢蜀郡太守拔亦少有名行太尉皇甫嵩賢其才而以女妻之丞相諸葛亮以拔為祭酒遷從事中郎卒官
軍師將軍臣諸

葛亮盪寇將軍漢壽亭侯臣關羽征虜將軍新亭侯臣
張飛征西將軍臣黃忠鎮遠將軍臣賴恭揚武將軍臣
法正興業將軍臣李嚴等一百二十人上言曰昔唐堯
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
諸呂竊命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謀皆馮世寵藉履國權
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
放禽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
厄運不造之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

衛皇后太子鴆殺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
蒙塵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主逼絕王命厭昧皇極欲
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荆益三州牧宜城亭侯
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覩其機兆赫然憤發
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
機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長惡殘泯海內臣等每懼王
室大有閹樂之禍小有定安之變

趙高使閹樂殺二世
王莽廢孺子以為定

安公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敷序九族周監二代

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
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備
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
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
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
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
推竇融以為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急
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僚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

侮未建可為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
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
為為國所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
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
恨遂於沔陽設壇場陳兵列衆羣臣陪位讀奏訖御王
冠於先主先主上言漢帝曰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
任董督三軍奉辭於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
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疚如疾

首曩者董卓造為亂階自是之後羣兇縱橫殘剥海內
賴陛下聖德威靈人臣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
暴逆並殪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
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
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
后戮殺皇子鳩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
年未效常恐殞沒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
羣寮以為在昔虞書敷叙九族庶明厲翼

鄭玄注曰庶衆也厲作也

叙次序也序九族而親之
以衆明作羽翼之臣也

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

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
大啟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太宗今操惡直醜正實繁有
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
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
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
罪謗羣寮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臬國難未已
宗廟傾危社稷將墜成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

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
輒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
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盡力輸誠獎厲
六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以報萬
分謹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於是
還治成都拔魏延為都督鎮漢中

典畧曰備於是起館舍築亭障從成都至

白水關四百餘區

時關羽攻曹公將曹仁禽于禁於樊俄而孫

權罷殺羽取荊州

二十五年魏文帝稱尊號改年曰黃初或傳聞漢帝見
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追謚曰孝愍皇帝是後在所並言
眾瑞日月相屬故議郎陽泉侯劉豹青衣侯向舉偏將
軍張裔黃權大司馬屬殷純益州別駕從事趙祚治中
從事楊洪從事祭酒何宗議曹從事杜瑱勸學從事張
爽尹默譙周等上言臣聞河圖洛書五經讖緯孔子所
甄驗應自遠謹案洛書甄曜度曰赤三曰德昌九世會
備合為帝際洛書寶號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以統握

契百成不敗洛書錄運期曰九侯七傑爭命民炊骸道
路籍籍履人頭誰使主者玄且來孝經鉤命決錄曰帝
三建九會備臣父羣未亡時言西南數有黃氣直立數
丈見來積年時時有景雲祥風從璿璣下來應之此為
異瑞又二十一年中數有氣如旗從西竟東中天而行
圖書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加是年太白熒惑填星常從
歲星相追近漢初興五星從歲星謀歲星主義漢位在
西義之上方故漢法常以歲星侯人主當有聖主起於

此州以致中興時許帝尚存故羣下不敢漏言頃者熒
惑復追歲星見在胃昴畢昴畢為天綱經曰帝星處之
衆邪消亡聖諱豫覩推揆期驗符合數至若此非一臣
聞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應際而生與
神合契願大王應天順民速即洪業以寧海內太傅許
靖安漢將軍糜竺軍師將軍諸葛亮太常賴恭光祿勳
黃權少府王謀等上言曹丕篡弒湮滅漢室竊據神器
劫迫忠良酷烈無道人鬼忿毒咸思劉氏今上無天子

海內惶惶靡所式仰羣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
述符瑞圖讖明徵間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孝經
援神契曰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龍者君之象也易乾九
五飛龍在天大王當龍升登帝位也又前關羽圍樊襄
陽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璽潛漢水伏於淵泉暉
景燭耀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
也大王襲先帝軌跡亦興於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光
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大王

以天子之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昔周有烏魚之瑞
咸曰休哉二祖受命圖書先著以為徵驗今上天告祥
羣儒英俊並進河洛孔子讖記咸悉具至伏惟大王出
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本支百世乾祇降祚聖姿
碩茂神武在躬仁覆積德愛人好士是以四方歸心焉
考省靈圖啟發讖緯神明之表名諱昭著宜即帝位以
纂二祖紹嗣昭穆天下幸甚臣等謹與博士許慈議郎
孟光建立禮儀擇令辰上尊號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擔

之南

蜀本紀曰武都有丈夫化為女子顏色美好蓋山精也蜀王娶以為妻不習水土疾病欲歸國蜀王

留之無幾物故蜀王發卒之成都擔土於成都郭中壘蓋地數畝高七丈號曰武擔也臣松之案武擔山名在

成都西北故就以即阼

為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

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

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

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

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據神器羣臣將士以為社稷隳

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

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
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
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於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

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於天神惟神饗祚于漢家永

綬四海

魏書曰備聞曹公薨遣掾韓冉奉書弔并致賻
贈之禮文帝惡其因喪求好勅荊州刺史斬冉

絕使命典畧曰備遣軍謀掾韓冉齋書弔并貢錦布冉
稱疾住上庸上庸致其書適會受終有詔報答以引致
之備得報
書遂稱制

章武元年夏四月大赦改年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

司徒置百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

臣松之以為先主雖云出自孝

景而世數悠遠昭穆難明既紹漢祚不知以何帝為元祖以立親廟于時英賢作輔儒生在官宗廟制度必有憲章而載記闕畧良可恨哉

五月立皇后吳氏子禪為皇太子六月

以子永為魯王理為梁王車騎將軍張飛為其左右所害初先主忿孫權之襲關羽將東征秋七月遂帥諸軍伐吳孫權遣書請和先主盛怒不許吳將陸議李異劉阿等屯巫秭歸將軍吳班馮習自巫攻破異等軍次秭歸武陵五谿蠻夷遣使請兵

二年春正月先主軍還秭歸將軍吳班陳式水軍屯夷

陵夾江東西岸二月先主自秭歸率諸將進軍緣山截

嶺於夷道獠

許交反

亭駐營自佷

音恒

山通武陵遣侍中馬

良安慰五谿蠻夷咸相率響應鎮北將軍黃權督江北

諸軍與吳軍相拒於夷陵道夏六月黃氣見自秭歸十

餘里中廣數十丈後十餘日陸議大破先主軍於獠亭

將軍馮習張南等皆沒先主自獠亭還秭歸收合離散

兵遂棄船舫由步道還魚復改魚復縣曰永安吳遣將

軍李異劉阿等踵躡先主軍屯駐南山秋八月收兵還
丞司徒許靖卒冬十月詔丞相亮營南北郊於成都孫
權聞先主住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許之遣太中大
夫宗瑋報命冬十二月漢嘉太守黃元聞先主疾不豫
舉兵拒守

三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三月黃元進兵攻

臨邛縣遣將軍陳留

音笏

討元元軍敗順流下江為其親

兵所縛生致成都斬之先主病篤託孤於丞相亮尚書

令李嚴為副夏四月癸巳先主殂于永安宮時年六十

三

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勅後主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雜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天年已六十有

餘何所復恨不復自傷但以卿兄弟為念射君到說丞相歎卿智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閑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臨終時呼魯王與語吾亡之後汝兄弟父

亮上言於後主曰伏惟

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燾無疆昊天不弔寢疾彌留今

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若喪考妣乃願遺詔

事惟太宗動容損益百寮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臣亮親受勅戒震畏神靈不敢有違臣請宣下奉行五月梓宮

自永安還成都謚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

葛洪神仙傳曰

仙人李意其蜀人也傳世見之云是漢文帝時人先主欲伐吳遣人迎意其意其到先主禮敬之間以吉凶意其不荅而求紙筆畫作兵馬器仗數十紙已便一一以手裂壞之又畫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便徑去先主大喜而自出軍征吳大敗還忿恥發病死衆人乃知其意其畫作大人而埋之者即是言先主死意

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

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
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畧不逮魏武是以基宇
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為下者仰揆彼之量必不容已
非唯競利且以避害云爾

蜀志卷二

蜀志卷二考證

先主劉備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

臣浩

按漢書王子侯表陸城侯貞元朔二年六月甲午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此云元狩六年恐誤

遷為令注備嘗在京師復與曹公俱還沛國○復宋本

作後

先主轉軍海西注北至下邳兵潰○北至通鑑作比至

先主還小沛注饑餓困敗○敗宋本作蹶

先主敗走歸曹公曹公厚遇之○厚監本訛作後今改

正

而身還小沛注其夜開後棚與飛等輕騎俱去○棚宋

本作柵

曹公遣蔡陽擊之○陽宋本作楊

曹公南征表會表卒○

臣明楷

按武帝紀建安十三年

秋七月公南征劉表八月表卒此云南征表繫於十

二年誤恐上更有脫文也

先主遣諸葛亮自結于孫權注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

○吳臣疑作吳巨下同

治公安注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監本誤作公安

縣今改正

臣浩

按油口宜作油江口然此注已見于

前曹公引歸之下此處不應重出

先主亦推璋持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持通鑑作行

宋本同

璋出降注及見卓引辭正色○引太平御覽作列

分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成都○成都二字疑有誤

大破淵軍斬淵劬○臣龍官按張劬死於建興九年此

云淵劬恐誤通鑑無劬字何焯曰華陽國志云斬夏

侯淵張劬率吏民內徙則此劬及曹公所署益州刺

史趙顥等之下為有脫字劬字非衍也通鑑刪劬字

而以斬淵屬下及字讀亦誤

追謚曰孝愍皇帝○臣清植按綱目既以蜀漢為正統

則當以此謚為正今綱目中不書愍而書獻蓋猶沿

通鑑之誤

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注高七丈○宋本作高十丈

又懼漢邦將湮于地○邦疑作祚

祫祭高皇帝以下注宗廟制度必有憲章而載記闕畧

○臣清植按光武中興繼體元帝故成哀平三帝以

及南頓君以上四親皆別立廟先主行輩尊於孝愍
又當別有四親之廟故裴注云然但是時舊都未復

諸事草創所謂祿祭高皇帝以下者殆循東京同堂
異室之制而行之耳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疑未遑暇
故隋王通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蓋指此
類未必記載之有闕畧也

蜀志卷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蜀志卷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後主 劉禪

後主諱禪字公嗣先主子也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立為王太子及即尊號冊曰惟章武元年五月辛巳皇帝若曰太子禪朕遭漢運艱難賊臣篡盜社稷無

主格人羣正以天明命朕繼大統今以禪為皇太子以

承宗廟祇肅社稷使使持節丞相亮授印綬敬聽師傅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焉可不勉與

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者惟世子而已其

齒於學之謂也鄭玄曰物猶事也

三年夏四月先主殂於永安宮五月

後主襲位於成都時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

元是歲魏黃初四年也

魏畧曰初脩在小沛不意曹公卒至遑遽棄家屬後奔荊州禪

時年數歲竄匿隨人西入漢中為人所賣及建安十六年關中破亂扶風人劉括避亂入漢中買得禪問知其良家子遂養為子與娶婦生一子初禪與脩相失時識其父字立德比舍人有姓簡者及脩得益州而簡為將

軍備遣簡到漢中舍都郵禪乃詣簡簡相檢訊事皆符
驗簡喜以語張魯魯乃洗沐送詣益州備乃立以為太
子初備以諸葛亮為太子太傅及禪立以亮為丞相委
以諸事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亮亦以禪未開於
政遂總內外臣松之案二主妃子傳曰後主生於荊州
後主傳云初即帝位年十七則建安十二年生也十三
年敗於長阪備棄妻子走趙雲傳曰雲身抱弱子以免
即後主也如此備與禪未嘗相失也又諸葛亮以禪立
之明年領益州牧其年與主簿杜微書曰朝廷今年十
八興禪傳相應理當非虛而魚豢云備敗於小沛禪時
年始生及奔荊州能識其父字立德計當五六歲備則
敗於小沛時建安五年也至禪初立首尾二十四年禪
應過三十矣以事相驗理不得然此則魏畧之妄說乃
至二百餘言異也又案諸書記及諸葛亮集亮亦不為

太子
太傅

建興元年夏牂牁太守朱褒擁郡反

魏氏春秋曰初益州從事常房行部

聞褒將有異志收其主簿按問殺之褒怒攻殺房誣以謀反諸葛亮誅房諸子使其四弟於越葛欲以安之褒猶不悛改遂以郡叛應雍闓臣松之案以為房為褒所誣執政所宜澄察安有妄殺不辜以悅奸慝斯殆妄矣

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闓反流太守張裔於吳據郡不

賓越雋夷王高定亦背叛是歲立皇后張氏遣尚書郎

鄧芝固好於吳吳王孫權與蜀和親使聘是歲通好

二年春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為

建寧郡分建寧永昌郡為雲南郡又分建寧牂牁為興

古郡十二月亮還成都

四年春都護李嚴自永安還住江州築大城

今巴郡故城是

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

諸葛亮集載禪三月

下詔曰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竊執天衡殘剥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監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於下昭烈皇帝體明叡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

興衰存復祖業膺誕皇綱不墜於地萬國未靜早世遐
祖朕以幼冲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膺祖宗之重
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
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從菲薄
以益國用勤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
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劔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
丕復隕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
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
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
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冀行天伐
除患寧亂免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彊衆跨州
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為笑
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傲尤天人所怨奉
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
孫權同恤灾患潛軍合謀犄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
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授節度大軍

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
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
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
旂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
及魏之宗族枝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
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
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
其迷沉不返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
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
露布天下使
稱朕意焉

六年春亮出攻祁山不克冬復出散關圍陳倉糧盡退
魏將王雙率軍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還漢中

七年春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遂克定二郡冬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樂二城是歲孫權稱帝與蜀約盟共交分天下

八年秋魏使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午曹真由斜

余奢

反

谷欲攻漢中丞相亮待之於城固赤阪大雨道絕真

等皆還是歲魏延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陽谿徙魯王永為甘陵王梁王理為安平王皆以魯梁在吳分界故

也

九年春二月亮復出軍圍祁山始以木牛運魏司馬懿

張郃救祁山夏六月亮糧盡退軍郃追至青封與亮交

戰被箭死秋八月都護李平廢徙梓潼郡

漢書春秋曰
冬十月江陽

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
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

十年亮休士勸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畢教兵講武

十一年冬亮使諸軍運米集於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是

歲南夷劉胄反將軍馬忠破平之

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秋八月亮卒

于渭濱征西大將軍魏延與丞相長史楊儀爭權不和
舉兵相攻延敗走斬延首儀率諸軍還成都大赦以左
將軍吳壹為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以丞相留府長史
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

十三年春正月中軍師楊儀廢徙漢嘉郡夏四月進蔣
琬位為大將軍

十四年夏四月後主至湔

臣松之案湔縣名也屬蜀郡音前

登觀阪看

汶水之流旬日還成都徙武都氏王苻健及氐民四百

餘戶於廣都

十五年夏六月皇后張氏薨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大赦改元立子璿為太子子瑤為安定王冬十一月大將軍蔣琬出屯漢中

二年春三月進蔣琬位為大司馬

三年春使越雋太守張嶷平定越雋郡

四年冬十月尚書令費禕至漢中與蔣琬諮論事計歲

盡還

五年春正月監軍姜維督偏軍自漢中還屯涪縣

六年冬十月大司馬蔣琬自漢中還住涪十一月大赦以尚書令費禕為大將軍

七年閏月魏大將軍曹爽夏侯玄等向漢中鎮北大將軍王平拒興勢圍大將軍費禕督諸軍往赴救魏軍退夏四月安平王理卒秋九月禕還成都

八年秋八月皇太后薨十二月大將軍費禕至漢中行

圍守

九年夏六月費禕還成都秋大赦冬十一月大司馬蔣

琬卒

魏畧曰琬卒禕乃自攝國事

十年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衆降衛將軍姜維
迎逆安撫居之於繁縣是歲汶山平康夷反維往討破
平之

十一年夏五月大將軍費禕出屯漢中秋涪陵屬國民
夷反車騎將軍鄧芝往討皆破平之

十二年春正月魏誅大將軍曹爽等右將軍夏侯霸來

降夏四月大赦秋衛將軍姜維出攻雍州不克而還將
軍句安李韶降魏

十三年姜維復出西平不克而還

十四年夏大將軍費禕還成都冬復北駐漢壽大赦

十五年吳王孫權薨立子琮為西河王

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費禕為魏降人郭脩所殺于漢
壽夏四月衛將軍姜維復率眾圍南安不克而還

十七年春正月姜維還成都大赦夏六月維復率眾出

隴西冬拔狄道河間臨洮三縣民居于縣竹繁縣

十八年春姜維還成都夏復率諸軍出狄道與魏雍州刺史王經戰于洮西大破之經退保狄道城維却住鍾

題

十九年春進姜維位為大將軍督戎馬與鎮西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秋八月維為魏大將軍鄧艾所破于上邽維退軍還成都是歲立子瓚為新平王大赦

二十年聞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以叛姜維復率眾出駱谷至芒水是歲大赦

景耀元年姜維還成都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元
官人黃皓始專政吳大將軍孫綝廢其主亮立琅邪王
休

二年夏六月立子諶為北地王恂為新興王虔為上黨
王

三年秋九月追謚故將軍闔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

四年春三月追謚故將軍趙雲冬十月大赦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琮卒是歲姜維復率衆出侯和為
鄧艾所破還住沓中

六年夏魏大興徒衆命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
雍州刺史諸葛緒數道並攻於是遣左右車騎將軍張
翼廖化輔國大將軍董厥等拒之大赦改元為炎興冬
鄧艾破衛將軍諸葛瞻於綿竹用光祿大夫譙周策降
於艾奉書曰限分江漢過值深遠借緣蜀土斗絕一隅

干運犯冒漸苒歷載遂與京畿攸隔萬里每惟黃初中
文皇帝命虎牙將軍鮮于輔宣溫密之詔申三好之恩
開示門戶大義炳然而否德暗弱竊貪遺緒俛仰累紀
未率大教天威既震人鬼歸能之數怖駭王師神武所
次敢不草面順以從命輒勅羣帥投戈釋甲官府帑藏
一無所毀百姓布野餘糧棲畝以俟后来之惠全元元
之命伏惟大魏布德施化宰輔伊周含覆蔽疾謹遣私
署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駙馬都尉鄧良奉齋印綬

請命告誠敬輸忠款存亡勅賜惟所裁之輿觀在近不

復縷陳是日北地王諶傷國之亡先殺妻子次以自殺

漢晉春秋曰後主將從譙周之策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璽綬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為涕泣者

紹

良與艾相遇於雒縣艾得書大喜即報書

王隱蜀記曰艾報書云王

綱失道羣英並起龍戰虎爭終歸真主此蓋天命去就之道也自古聖帝彘逮漢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以興洪業其不由此未有不顯覆者也隗囂憑隴而亡公孫述據蜀而滅此皆前世覆車之鑒也聖上明哲宰相忠賢將比隆黃軒佯功往代銜命來征思聞嘉響果煩來使告以德音此非人

事豈天啟哉昔微子歸周實為上賓君子豹變義存大
易未辭謙冲以禮與櫬皆前哲歸命之典也全國為上
破國次之自非通明智達何以見王者之義乎禪又遣
太常張峻益州別駕汝超受節度遣太僕蔣顯銜命勅
姜維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領戶二十八萬男女
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米四十餘
萬斛金銀各二千斤錦綺綵
絹各二十萬匹餘物稱此

遣紹良先還艾至城北後

主輿櫬自縛詣軍壘門艾解縛焚櫬延請相見

晉諸公
贊曰劉

禪乘騾車詣艾
不具亡國之禮

因承制拜後主為驃騎將軍諸圍守悉

被後主勅然後降下艾使後主止其故宮身往造馬資
嚴未發明年春正月艾見收鍾會自涪至成都作亂會

既死蜀中軍衆鈔畧死喪狼籍數日乃安集後主舉家東遷既至洛陽策命之曰惟景元五年三月丁亥皇帝臨軒使太常嘉命劉禪為安樂縣公於戲其進聽朕命蓋統天載物以咸寧為大光宅天下以時雍為盛故孕育羣生者君人之道也乃順承天者坤元之義也上下交暢然後萬物協和庶類獲乂乃者漢氏失統六合震擾我太祖承運龍興弘濟八極是用應天順民撫有區夏于時乃考因羣傑虎爭九服不靜乘間阻遠保據庸

蜀遂使西隅殊封方外壅隔自是已來干戈不戢元元
之民不得保安其性幾將五紀朕永惟祖考遺志思在
綏緝四海率土同軌故爰整六師耀威梁益公恢崇德
度深秉大正不憚屈身委質以愛民全國為貴降心回
慮應機豹變履信思順以享左右無疆之休豈不遠歟
朕嘉與君公長饗顯祿用考咨前訓開國胙土率遵舊
典錫茲玄牡苴以白茅永為魏藩輔往欽哉公其祇服
朕命克廣德心以終乃顯烈食邑萬戶賜絹萬匹奴婢

百人他物稱是子孫為三都尉封侯者五十餘人尚書

令樊建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祕書令郤正殿中督

張通並封列侯

漢晉春秋曰司馬文王與禪宴為之作故蜀技旁人皆為之感愴而禪喜笑自

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可至於是乎雖使諸葛亮
在不能輔之久全而况姜維耶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
并之他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卻
正聞之求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荅曰先人墳墓遠
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對如
前王曰何乃似卻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
笑

公太始七年薨於洛陽

蜀記云謚曰思公子恂嗣

評曰後主任賢相則為循理之君惑闇豎則為昏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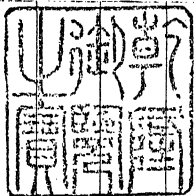
后傳曰素絲無常唯所染之信矣哉禮國君繼體踰年
改元而章武之三年則草稱建興考之古義體理為違
又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
亮雖達於為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然經載十二而
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沒後

茲制漸虧優劣著矣

華陽國志曰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

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臣松之以為赦不妄下誠為可稱至於年名不易猶所未達案建武建安之

號皆久而不改未聞前史以為美談經載十二蓋何足
云豈別有他意求之未至乎亮歿後延熙之號數盈二
十茲制漸虧
事又不然也



蜀志卷三

蜀志卷三考證

後主劉禪是歲魏黃初四年也注魯乃洗沐○宋本作
乃為洗浴

又注祭則寡人○監本則訛即今改正

又注備則敗於小沛時建安五年也○則字疑衍

營沔北陽平石馬注萬國未靜○宋本靜作定

又注每從菲薄以益國用○每從毛本作每崇

七年閏月○毛本作七年春閏二月

涪陵屬國民夷反車騎將軍鄧芝往討○鄧芝監本訛
作鄧艾今改正

十五年吳王孫權薨○不書吳主恐字誤

大將軍費禕為魏降人郭修所殺○監本誤郭循今改

正

拔狄道河間臨洮三縣民○河間當作河關姜維傳誤

同

與鎮西將軍胡濟期會上邽○鎮西毛本作征西

立子瓚為新平王○瓚監本訛作贊今改正

偕緣蜀土○偕毛本作階

天威既震人鬼歸能之數怖駭王師○人鬼歸能句上

下疑有闕文

而章武之三年則草稱建興考之古義體理為違○臣

清植

按是時皇綱解紐先主遽喪民志必生惶惑未

踰年而改元雖違古義實遵漢舊藉此以新視聽而
悚遠邇奠民心以濟大業應權通變計宜出此史家

以是譏亮母乃失之拘乎

蜀志卷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蜀志卷九至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貢生臣周光裕

欽定四庫全書

蜀志卷四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先主甘后 穆后 後主敬哀后 張后

劉永 劉理

後主太子璿

先主即皇后沛人也先主臨豫州住小沛納以為妾先

主數喪嫡室常攝內事隨先主於荊州產後主值曹公
軍至追及先主於當陽長阪于時困偪棄后及後主賴
趙雲保護得免於難后卒葬於南郡章武二年追謚皇
思夫人遷葬於蜀未至而先主殂隕丞相亮上言皇思
夫人履行修仁淑慎其身大行皇帝昔在上將嬪配作
合載育聖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存時篤義垂思念皇
思夫人神柩在遠飄颻特遣使者奉迎會大行皇帝崩
今皇思夫人神柩已到又梓宮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

期臣輒與太常臣賴恭等議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
孝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不忘其親所由生也春秋
之義母以子貴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為昭靈
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尊號曰恭懷皇后孝
愍皇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號曰靈懷皇后今皇思
夫人宜有尊號以慰寒泉之思輒與恭等案謚法宜曰
昭烈皇后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禮云上古無合葬
中古後因時方有

故昭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尉告宗廟布

露天下具禮儀別奏制曰可

先主穆皇后陳留人也兄吳壹少孤壹父素與劉焉有舊是以舉家隨焉入蜀焉有異志而聞善相者相后當大貴焉時將子瑁自隨遂為瑁納后瑁死后寡居先主

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

漢晉春秋曰先主入益州吳遣迎孫夫人夫人欲將太子

歸吳諸葛亮使趙雲勒兵斷江留太子乃得止

羣下勸先主聘后先主疑與瑁

同族法正進曰論其親疎何與晋文之於子圉乎於是

納后為夫人

習鑿齒曰夫婚姻人倫之始王化之本匹夫猶不可以無禮而况人君乎晋文廢禮

行權以濟其業故子犯曰有求於人必先從之將奪其國何有於妻非無故而違禮教者也今先主無權事之偏而引前失以為譬非導其君以堯舜之道者先主從之過矣

建安二十四年立為漢

中王后章武元年夏五月策曰朕承天命奉至尊臨萬國今以后為皇后遣使持節丞相亮授璽綬承宗廟母天下皇后其敬之哉建興元年五月後主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長樂宮壹官至車騎將軍封縣侯延熙八年

后薨合葬惠陵

孫盛蜀世譜曰壹孫喬沒李雄中三十年不為雄屈也

後主敬哀皇后車騎將軍張飛長女也章武元年納為

太子妃建興元年立為皇后十五年薨葬南陵

後主張皇后前后敬哀之妹也建興十五年入為貴人
延熙元年春正月策曰朕統承大業君臨天下奉郊廟
社稷今以貴人為皇后使行丞相事左將軍向朗持節
授璽綬勉修中饋恪肅禋祀皇后其敬之哉咸熙元年

隨後主遷于洛陽

漢晉春秋曰魏以蜀宮人賜諸將之
無妻者李昭儀曰我不能二三屈辱

乃自
殺

劉永字公壽先主子後主庶弟也章武元年六月使司

徒靖立永為魯王策曰少子永受茲青土朕承天序繼
統大業遵修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奄有龜蒙世為
藩輔嗚呼恭朕之詔惟彼魯邦一變適道風化存焉人
之好德世茲懿美王其秉心率禮綏爾士民是饗是宜
其戒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為甘陵王初永憎官人黃皓
皓既信任用事譖構永於後主後主稍踈外永至不得
朝見者十餘年咸熙元年永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
為鄉侯

劉理字奉孝亦後主庶弟也與永異母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理為梁王策曰小子理朕統承漢序祇順天命遵修典秩建爾于東為漢藩輔惟彼梁土畿甸之邦民狎教化易導以禮徃悉乃心懷保黎庶以永爾國王其敬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理為安平王延熙七年卒謚曰悼王子哀王胤嗣十九年卒子殤王承嗣二十年卒景耀四年詔曰安平王先帝所命三世早夭國嗣頽絕朕用傷悼其以武邑侯輯襲王位輯理子也咸熙元

年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鄉侯

後主太子璿字文衡母王貴人本敬哀張皇后侍人也
延熙元年正月策曰在昔帝王繼體立嗣副貳國統古
今常道今以璿為皇太子昭顯祖宗之威命使行丞相
事左將軍朗持節授印綬其勉修茂質祇恪道義諮詢
典禮敬友師傅斟酌衆善翼成爾德可不務修以自勗

哉時年十五景耀六年冬蜀亡咸熙元年正月鍾會作

亂於成都璿為亂兵所殺

孫盛蜀世譜曰璿弟瑤琮瓚
諶詢璩六人蜀敗諶自殺餘

皆內徙值永嘉大亂子孫絕滅唯永孫玄奔蜀李雄偽
署安樂公以嗣禪後永和三年討李勢盛參戎行見玄
於成
都也

評曰易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夫人倫之始恩紀之隆
莫尚於此矣是故紀錄以究一國之體焉

蜀志卷四